



永声树

Yongsheng
Tree

戴思杰
著

这株白木香树，还在继续往高处长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永声树

*YongSheng
Tree*

戴思杰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声树 / 戴思杰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5302-1544-9

I. ①永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5483 号

永声树

YONG SHENG SHU

戴思杰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5
字 数 246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44-9
定 价 36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有人来看木匠的儿子。

一条灰白的长蛇，蜿蜒爬上绿色的山坡。那是通往木匠家的土路。莆田江口一带的山丘，多是这种粗石灰质的沙土。如果从高空俯瞰，小路更像是一道狭窄的裂缝，在暮色中泛着白光。人们随时可以从这条裂缝掉进另一个时代。小路的尽头，是木匠的家。灰白色的长蛇，昂起头来，化为一块礁石，在山坡顶上，若隐若现。

永木匠坐在屋檐下的碎木屑堆里做鸽哨，正把一块削好的竹片，嵌入一个中空的细腰葫芦，作为音室的隔板。他的手指头滑过凿刀开出的哨口，口宽阔而平整，凿刀平滑的波痕，映出血红色的阳光。

这时，从外面来了一个陌生的女盲人，她是被请来对木匠两岁的儿子做一个鉴定的。院子的中心，放了一张木桌。显然，小孩从来没有上过这张木桌，他小心翼翼地上面走了两步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像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。他戴着一个三角形的红色小肚兜，丝绸的，从胸部一直遮到最敏感的部位。

个子矮小，穿着长长的灰布裙子和红底带紫色小花的褂子，脖子上系条红围巾，发髻盘得高高的女盲人，迈开裹过的小脚，步履不稳，悠悠地走到木桌前。

女盲人瘦骨嶙峋的手拍打着木匠儿子脚上的小红鞋。鞋上有刺绣。她的另一只手——手指瘦得像鸟的爪子，长长的指甲在夕阳中寒光闪闪——刮过孩子差不多已经剃光了的头。他的头发只留了一小块，远看像一片黑色的残瓦，仔细一看，是桃子形状的。

陌生女人长长的指甲刮过小孩的肚兜。

“天啊！”她抬起头来大声说，“有麻烦了，孩子一边的卵袋是空的！不过另一边摸上去很硬实。有一个也就够了。”

永木匠的声音打断了她：“只有一个，怎么传宗接代呢？”

“一个也可以延续香火了！”她大声地回答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木匠如释重负地说道。

“我的话毫不含糊，”她说，“从这一边摸，是一个长得挺好的小鸡鸡。”

永木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把一条长长的竹子立在院子的中心，用弯刀剖开，眯起眼睛，瞄竹片的边。夕阳的照耀下，竹片金黄金黄的，犹如一片颤悠悠、软绵绵的黄金。

他把女盲人拉到门前的一株小树前。两年前，儿子出生之日（1911年谷雨），有一个前往湄洲岛朝拜妈祖的香客，自称是越南的华侨，路过永木匠家，吃了一顿饭。临行时留下一些饭费，永木匠坚辞不收，来客只好回赠了一小包树种。永木匠在门前的空地上挖了小坑，将这些树种撒了进去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覆盖在一个个小坑上的河泥已

经干了，却没有长出一株小树，更奇怪的是木匠门前的一些花草，比如说，前一年种下的海甘蓝，已经入苞了，竟然一下子衰弱不堪，很快就结束了生命。还有蓄了须的鸢尾草，没等开出它淡黄色的小花，就一一凋零了。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在刚刚发芽的茴香和苦薄荷的身上。直到第十天，终于有一点绿色的嫩芽破土而出，这是唯一的、有幸见到中国阳光的外国树。

“告诉我，”木匠对女盲人说，“你知道这株树的名字吗？它的气场太强了，它把周围的花草全干掉了。”

年仅两岁的小树高仅一米，女盲人蹲了下去，先是用手摸，然后用牙齿剔下了一小片树皮。树心凉凉的、软软的，气味很好闻。

“是白木香树，”女盲人很肯定地说，“别告诉人，不然，很多人会起歹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它长大了会结香，就是人们说的沉香。你儿子虽然只有一个卵蛋，但出生之日，有人送沉香树种，一定命不同常人。”

鸽哨史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莆田“永”字哨的成就，是因为创作者是一个木匠：既有犀利的工具，又有这个行业所擅长的雕镂的功底。除了鸽哨，永木匠在自己的领域，乃至在建造房屋的工程上，都达到了卓越的水平。莆田的县医院——福建第一座教会医院——尤其是主楼的楼梯，至今犹存，向世人见证着永木匠精湛优秀的技艺。当时，不用说莆田城里，就是全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匠们，连西洋楼房也从来没有见过。木匠只建过中国房子，不知道什么是地板、天花板，也没有见过螺丝

钉，不会镶板门或框格窗户。而最复杂的，当然是建造楼梯。永木匠苦心孤诣地研究了很久外国人画的楼梯安装图。有一天他突然恍然大悟，看懂了那张图。当他花了几个星期最终把楼梯建造出来时，莆田县轰动了。尚未落成的医院工地上人头攒动，好奇的人们你推我搡。永木匠的母亲，迈开一双小脚，手拎长裙，金莲移步，众目睽睽之下颤颤巍巍地登上楼梯，那是多么恐怖而疯狂的经历啊！上楼梯后再从上面走下来，那更是一场生死大冒险。

小永也来了，父亲把孩子放在楼梯上，看着孩子用手和膝盖，一级一级地向上爬去。孩子不时停下来，仔细地端详楼梯的每一个细节。也许这就是童年幸福的一个巅峰时刻：父亲把他放在扶手的栏杆上，然后松开手，快步跑下楼梯，在下面向他伸出双臂：“来啊！滑下来，儿子。”孩子闭了眼，松了手滑下去的时候，觉得像是在天上飞翔，他成了速度的主人，风驰电掣，他甚至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。他还听到了从外面空中传来的鸽哨的声音，细微如线，慢慢地，悠扬极了。突然，哨声出现在近处，洪亮、高昂，越来越快，然后又减慢了，渐渐地远去。

离女盲人鉴定的日子，已经三年过去了，孩子五岁，他的耳朵居然能在众多鸽哨的声音中，分辨出哪一只只是父亲的杰作。

莆田的鸽哨，无论城里的、涵江的、江口的，或者山里黄石的，多是葫芦做的；小小葫芦（小的如核桃，直径不过二三公分，大的可至十公分，如拳头），中置一个竹隔板，形成两个音室，系在鸽子的尾翎上，上天之后，由于受风角度不同，

就会发出两个不同的音，一高一低。如果葫芦外再加几根竹管（也有人用芦苇管），管的长短不一，按音之高低排列，形成一道阶梯，那么一只鸽哨就不止发出两个音。当一大群鸽子在天空盘旋回转，带在它们身上的鸽哨——天哪，那可是百哨齐鸣啊！——像一个乐队不同音色的乐器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宏伟的，有尖细抒情的，各尽其能，奏出像交响乐一般雄厚而华丽多彩的音乐。

此时，从空中传来的鸽哨声，来自古牧师的鸽子。古牧师是一个美国传教士，养了一对从美国带来的白鸽。和中国的鸽子不同，它们长有很长的软毛，并因此而得名“Muff”（Muff的原意是指西方妇人冬天出门时笼在袖口的长长的毛皮手筒）。这一天，他终于得到了一对“永”记的鸽哨。当他亲手用针线将鸽哨系在两只“Muff”的尾翎上时，可以说是他在中国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了。他来到新建成的教会医院的屋顶上放飞。他忘乎所以，看着他的白鸽翻飞、盘旋，仿佛抛在空中的石英石片，直至从天上传来的妙音，渐渐变弱。两只鸽子，变成两颗遥远的星星，消失在云中。他呆呆地站在屋顶上，还沉浸在鸽哨的鸣声中，过了半晌，突然白鸽又出现了，悄然无声，像两颗流星，一前一后，直坠而下，几乎就要落到屋顶上了；它们从古牧师跟前一掠而过，当它们扑簌扑簌地飞腾到空中转弯时，阳光经那雪白色的腹部的反射，亮晃晃的，再次响起了鸽哨声。古牧师的心为之一颤，流下了热泪。

无人可以确定这对鸽哨的价值，因为古牧师是直接和木匠的母亲做成的交易，交换的是木匠的儿子在古牧师夫人开班的西塾免费寄宿和学习六年，直至小学毕业。

“你的孙子叫什么名字？”牧师问道。

“叫小永，没取名，孩子太小，取个名，鬼一来就抓走了。”

“到学堂念书，必须有一个名字。”

祖母想了一阵，说道：“那就劳驾你给他取个名吧，你是牧师。”

“他就叫永声吧，”牧师说，“声音的声，永家的鸽哨声。”

第一部

玛 丽 亚

夜晚两点，雨声。

小永并不是一下子就听出是在下雨，他还以为是父亲平稳、充实、不紧不慢拉锯子的声音，搅动了寂静的黑夜。然后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他不是江口的家里，是在涵江的西塾，而且是在校长古夫人的家里，准确地说，是在古校长的女儿——永声的算术、语文、音乐老师——玛丽亚的闺房里。

古夫人是一个很善良的基督徒，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，她的丈夫古牧师是美国浸礼派传教团在福建的负责人之一。古牧师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，如果再往前上溯几代，这个人口众多的美国家庭中，一定还会有不少的牧师。

永声是涵江西塾中年龄最小的学生，古夫人没有让他和同学们一道住在后院的男学生宿舍。她本想让这个孩子和她一起住，但又怕影响丈夫的工作，于是，古夫人让小永声住进了女儿玛丽亚的院子里。

整个大院，分为七个小院。玛丽亚的院子命名为“闺房”，是因为她有一个不足周岁的小女儿。闺房院有三间屋：正屋（西方人称为起居屋，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），玛丽亚备

课的办公室，然后就是寝室。玛丽亚的单人木床和女儿的摇篮占据了寝室的中心。摇篮紧挨着她的床，伸手可及，如果女儿醒来哭了，玛丽亚就要给她喂奶。在床的正对面，有足够的空间安放永声的小床，床前挂了一段白布做幕帘。

这个夜晚，永声在雨声中醒来，他看不见雨，只能听见雨声。他起来解手时，看见摇篮中的婴孩睡得正香，但是玛丽亚的床上却空无一人。

她到哪里去了呢？

外面雨不停地下着，急落的雨点在窗户的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水纹。

以前，整个大院七个小院的每间房都是花格纸窗。但是古牧师买下后，拆掉了花格纸窗，代之以西方开敞的竖式窗户，每个窗户有两扇，每扇十二个格子，都装上了玻璃。

永声赤足走在正屋带有红玫瑰和绿苔藓花纹的地毯上，几乎没有声音。地毯下面不是中国传统的夯土，而是和县城里的教会医院一样，镶的是地板。

玛丽亚既不在正屋，也不在办公室。

看来她出去的时候天还没有下雨，她的床前还放着一双雨天穿的黑色胶靴，上面已经补了两三个粉红色的小圆块胶皮。永声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个愿望：半夜雨中送鞋。他手拎黑雨靴，走下台阶，来到院子里。

雨落在脸上，他觉得很爽快，好像无数的小水珠——不，应该说是小小的水晶球——系在一根根看不见的橡皮筋的尽头，从天而降，噼噼剥剥地打着他的脸，凉滋滋的水晶球膨胀了，但没有破裂，就又缩回天上去了。

整个大院究竟有多大，此时未满六周岁的永声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。几个星期前，他走进这座庄严、规整和隐秘的大院时，首先被一道厚厚的足足有几米高的外墙所慑服了。他必须抬起头来仰望，才能看见高高的墙头：那儿有几簇野草，不像在砖缝之间，而像是在白色的云朵之间，顽强地钻了出来，随风摇曳。

外墙下面是长长的甬道，也是每天晚上更夫敲着梆子，来回走动的更道。东甬道和西甬道像两只胳膊，围绕环抱着七个不同的院子。七套院的最前面是鸽院，院子较大，鸽子们可以啄食、挠土、洗旱澡、晒太阳。第二个是祖先堂院（已经改成基督教堂），接下去是客房院、牧师院，过了就是闺房院，后面有厨师院和后院。后院改成了古夫人的西塾。

数年之后，永声曾画过一张详细的平面图：除了整个套院的正面大门是位于中轴线以东（天真而狡狴的人们给恶魔设下的小圈套，据说后者只会走直线），六个院子的所有大门以及房门都位于中轴线，就像紫禁城皇宫里的所有重要大门都在一条线上。每到基督教的重要节日，古先生命令用人将每座院子的大门和正屋的大门全部打开时，祖先堂里的祈祷声和唱诗班的赞美诗的歌声，可以不受任何阻碍，直线传到后大门的打谷场。后院中心有一个石磨，每天有一只小毛驴被蒙上眼睛，推着磨石不停地转动，黄豆被磨成浓稠的白浆，制成豆腐。每到这种节日，小毛驴也被恩赐取下蒙眼的黑布条，站在后院，一眼可以望穿七个院子。

滂沱夜雨之中，永声赤着足，出了闺房院，顺着左边的更道，向后院的学校跑去。刚跑到厨房院时，从头到脚都湿透，

已是落汤鸡了，但他并没有泄气，又顶着雨跑到了后院。平时玛丽亚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，甚至超过了闺房。

后院里没有人。以前的一排仆人房——现在成了男学生宿舍，黑黝黝的，没有一点灯光。马棚和粮仓也早已改造成了学生宿舍，也是黑灯瞎火，一片鼾声。北面的房子被改造成教室，在后门的两边各有一间，此时也是关了灯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雨水有力地鞭打着后院大门，它不像正大门那样有两扇沉重庄严的门扉，不是以门轴插在木头的凹窝里来开启关闭，也没有又高又重的门槛。后门是由无数块绿色的厚木板相互连接，像饭桌一样拼接在一起，可以根据拉货物的车的大小高低，部分地打开。永声站在后门前，眼睛贴着木板的缝隙往外面看；打谷场上，除了一片片水洼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他顺着另一条更道往回跑，这条更道上，院子之间有一道圆月形的门。后院、厨师院、闺房院、牧师院……他一直跑到了祖先堂院的大门前，登上了它宽宽的台阶。

这个院的门和其他几个院不同，甚至整个套院的大门——雄伟而大气的正门——也没有它那么庄严、高大。这是一座用黑色的大木柱子支撑的门楼，比几米高的外墙还要高。门楼向两边展开宽大的瓦顶，每一道瓦槽里，都哗哗地流下一道瀑布。横跨的檐脊雕刻，在闪电之中瑟瑟战栗。

永声一进门楼，他的脚下就形成两道棕黑色的小溪。暖烘烘的水，透过薄薄的皮肤往外渗了出来，吧嗒吧嗒地滴在地上。

光滑而沉重的大木梁横跨门楼，从一根柱子延伸到另一根柱子。梁上挂了一盏马灯，雨扑打在马灯的玻璃罩上，发出咝咝的声音。他担心马灯会不会突然就爆炸了。

门槛对永声来说太高了，没法跨过去，必须把整个身体趴在上面，一个翻滚，才到了另一面。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来一次急奔，只能在雨中一步步地穿过这个大院。水淹及他的脚踝，他能感觉到水底的鹅卵石和砖铺成的地，也能感觉到鹅卵石之间长长的野草，一种滑溜溜的接触。他笔直地向祖先堂涉水而去。这个五岁的小孩知道，必须保持一条直线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院子稍偏东南处，离中心线一米远有一个两米深、一米多宽、三米多长的大坑。每个周六，教徒就会用水桶挑了水，把它灌至齐腰深。第二天做完礼拜，主持仪式的古牧师就会沿着砖砌的台阶，走下砖台，站在水里，等待着教会的新成员从另一面的台阶上走下来，站在他的对面。牧师口中念念有词，将这个新成员的臂膀按入水中。永声曾经看见过这个仪式，但并不知道这就是基督教的洗礼（准确地说，是美国南方浸礼派的十分独特的洗礼），象征着昔日的罪已经被洗清，牧师手中托起的是一个死而复生的新生命。永声多年之后，还能记得古牧师每次在仪式的最后时刻，脸上是何等的神采奕奕。

祖先堂也和门楼一样，挂了一盏马灯，它的门实际上就是两扇厚厚的、精雕细刻的大木格窗。马灯的光就通过交叉的木格子，把它的图案清晰地投射在大块大块的平滑的地砖上，投射在带靠背的长椅子上（每到礼拜日，这些长椅上会坐满莆田人，一些两三岁的，甚至和永声一般年龄的孩子们会围着长椅子追跑），投射在古牧师每个星期天做礼拜时站着宣讲的讲台上，那里曾经是这座套房昔日的主人祭拜祖先放置长桌的地方。教堂中间，有一道幕帘，将男女信徒截然分开了。牧师站在他的讲台上向着面前的男人们布道时，他的高度恰好让他

的头和肩显现在幕帘之上，女人们也可以看见他，听见他的声音。

拎在手里的玛丽亚的雨靴进水了，随着永声的脚步，发出哗啦哗啦的水声，在教堂里回响。他在幕帘的前面找了，又到幕帘的背后去找了，都不见玛丽亚的身影。

外面雨太大了，教堂里面也能听见滴水声。水从涂有黄褐色油漆的椽子上滴在他头上，也从斗拱上滴滴答答地落在平常信徒坐的长椅上。

永声不明白为什么南面的墙上——一道宽宽的很漂亮的墙——此时有光从一道缝隙中透了出来。他走过去，发现了玛丽亚的秘密祈祷室。

显然，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秘密祈祷室。一个成年的中国人，甚至一个皈依基督教多年的信徒，也难以区分基督教（又称“新教”）和天主教，更不会知道，何以在一个浸礼派的教堂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天主教的秘密角落。几十年后，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时，给永声带回一本古夫人的小书：《我的涵江西塾》。书出版于1928年，里面提到了玛丽亚专用的小壁龛。玛丽亚不是新教徒，或者说，这个牧师的女儿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，但两年前她中学毕业后，去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攻读艺术史，爱上了风度翩翩的年轻教授。后者的家庭信天主教，于是，玛丽亚在他的家乡一个天主教教堂里举行了皈依天主教的仪式。古夫人还引用了玛丽亚的朋友、后来成了美国著名作家的卡特的一段文字。卡特受邀参加了玛丽亚的皈依仪式，把这个法国小教堂写进了她的著名的小说：“这个

村庄盛产李子，有很多高大的七叶树。一条倾斜的石子路蜿蜒而下，山坡下是一个石工精良、朴实简洁的教堂。教堂门前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，每周二和周五都有集市。晚上，几盏灯笼形的街灯，发出柔和的光。”在另外一封致朋友的信中，卡特描述了让她久久难忘的这次皈依仪式：“祭台上精致的蕾丝、雪白的台布和擦得锃亮的铜器，祭台边辅祭的男孩子们穿着白色的蕾丝短罩衣，下面是深红色的长袍……”此事曾让古牧师夫妇坠入绝望的深渊。他们断然拒绝前往法国，参加在一个乡村的天主教堂里举行的婚礼。然而，当欧洲爆发战争，从未见过面的女婿被征兵送上前线，古先生立即写信给独生女儿，让她带着刚出世的小孙女来中国生活。“你和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主赐给我们的福分。”他在信中写道。

教堂的南墙，有一个隐蔽的洞，原是一个空的壁龛，由雕砖拼砌而成，上面还有小的砖顶。以前，它的中国主人在这个壁龛里摆放天地牌位。古牧师将它改成了一个供女儿玛丽亚专用的祈祷室，里面完全按天主教的规矩布置。然后，修了一个可以推拉的活动门，一旦关上，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当永声的小手轻轻将活动门拉开一个缝隙时，一个裸体的男人，穿过令人目眩、朦朦胧胧的烛光，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五岁的孩子凝视着这个赤身的、被钉在横竖交叉的两条木头中心的受难者，在荆棘做成的王冠下，面部轮廓模糊的侧影，线条清晰而显得痛苦的前额和眉头，眼眶的刻痕，从颧颊直达下巴的严峻、坚挺、硬朗的线条……

永声顿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。他闭上双眼，等他重新睁开眼睛时，才确定这个男人是一座木雕。多年前涂上的金色